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2

密教研究法
密教發達志法

(上)

華宇出版社

佛曆二五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2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松長有慶 等

本書譯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編：藍吉富

主編人：朱 茲 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94266744 · 2477372

機：001-762513號朱茲元帳戶

版請勿翻印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讀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借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一九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學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八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學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敎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海
波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六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藍吉官

出版前言

「譯叢」第⁷²⁷³⁷⁴等三冊，收集的是松長有慶的「印度密敎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密敎圖典」書中的「密敎相關論文目錄」、及大村西崖的「密敎發達志」。此中，前二者皆與研究方法有關，故收入第一部份之「密敎研究法」中。

「印度密敎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一文，摘譯自松長有慶所著「密敎經典成立史論」（法藏館）的序章。有關密敎的這類論述文章不惟在國內不會一見，即使在日本，也為數不多。對於要研究密敎的國內學者而言，本文是值得推薦的入門文章。

該文作者松長有慶（一九二九—），是當代日本著名的密敎研究者。畢業於日本高野山大學密敎系，並修畢博士課程於東北大學印度學、佛教史學科。一九七七年，以「密敎經典成立史論」一書獲得九州大學的博士學位（在日本，修畢博士課程而未提論文，可以畢業離校。但仍未能獲得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取得，往往是在修畢課程離開學校十幾二十年提出論文通過之後，始能取得。所提論文的學校，也不一定自己的

母校）。作者除此書外，另有「密教の歴史」、「密教の相承者」、「マンダラ——西チベットの佛教美術」等書。

「密教相關論文目錄」取自「密教圖典」（筑摩書房）一書的資料篇。「密教圖典」是一部以圖片配合文字說明的密教入門書，初版於一九八〇年，爲宮坂宥勝、金岡秀友、眞鍋俊照等三位學者所合編。

有關密教研究的論文目錄，在「密教大辭典」（新文豐影印版）的資料篇裏也收集不少，讀者可另行參考。但是該書所列，止於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最近這二十年的新論文則全部未收。而「密教圖典」一書則收至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〇），因此本書乃取之以補「密教大辭典」之不足。俾供國內研究者參考。

「密教發達志」是大村西崖用中文所寫的密教史鉅著。全書從印度與中國的密教，一直論述到日本的東密與台密。像這樣貫串印、華、日三國的密教史，迄今爲止，在國際學術界，都還甚爲少見，更不用說是佛教研究並不發達的我國了。「譯叢」最初的編輯動機是引進我國所缺少的重要外國佛學論著，因此，乃不拘拘於其原著是否爲外文，仍將它收入「譯叢」之中。

關於本書的價值，當代日本的密數學者松長有慶曾云：

「有關印度密數史的劃時代著作，在大正七年由專攻美術史的大村西崖出版。這就是共有五卷的密數發達志。此書檢討現存漢譯密數經典與儀軌內容，以其翻譯年代為基準，探尋印度密數的興起與發展，可說是實證性密數史研究的嚆矢。此書出版之時，曾受到真言宗傳統派學者的批判，但是，現在却有不少印度密數史的文獻學研究者沿襲其方法論。」（「密數經典成立史論」序章第二節第二款）

由上引這段話，大體可以窺見該書的歷史地位與價值。事實上，現代日本學者在為密數初學者開列書單時，大村西崖這部書往往是書單中的第一部。在「佛教研究入門」（平川彰編、大藏出版）一書中，有關密數的兩篇文章：「密數」（津田真一）與「天台密數」（三崎良周）所列的參考書目，大村氏這部書都是其中的第一部。可見迄今為止，其書在學者心目中仍然是一部並未過時的重要著作。

至於大村氏能用如此嫋熟的中文去著述，而且原書書名又是我國的名學者羅振玉所題簽，這些雖然都是「餘事」，但却也不能不視之為一件中日學術界值得傳頌的美談。

目 次

一、密教研究法

(一)、印度密教研究之現況及其研究方法（松長有慶）

第一節 印度密教之研究領域……………一

第二節 日本的印度密教研究……………三〇

第三節 外國的印度密教研究……………三六

第四節 印度密教的研究方法……………四三

(二)、密教相關論文目錄……………五七

二、密教發達志（上）

(一)、作者（大村西崖）簡介……………

(二)、「密教發達志」題辭……………

久保得二天隨 等……………一

(三)、自題「密敍發達志」	大村西崖
(四)、原書目次	一
(五)、原書本文（卷一）	一一一七八

印度密教研究之現況 及其研究方法

第一節 印度密教之研究領域

I. 密教與顯教

「密教」這個詞彙的定義是明確的。但是，它的用法也頗為曖昧。日文中的「密教」，本來是被用於與「顯教」相對、並加上價值批判的詞彙。將此一與顯教相對的密教所含有的特質加以明確規定的人，是弘法大師空海。他在其教判論：『辨顯密二教論』（註一）中，以法身說法、果分可說、卽身成佛等項，作為與顯教相對之密教特質。或許，這是最初、最簡潔的密教定義。

但是，也有人將空海所下的定義，加以擴大解釋。此即日本天台宗所研究的密教（後

來稱爲台密），其定義較空海所定更爲寬廣。慈覺大師圓仁將法華經等的一乘教（大乘佛教）稱爲密教，並將三乘教（小乘佛教）配屬於顯教。比起後來的東密（真言宗）之密教教學而言，台密對密教所下的定義較爲寬泛。

此外，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密教」一詞，其所指範圍較寬。一般而言，密教被理解爲神秘性的、閉鎖性的、原始性的、呪術性的。亦即與其將它說是密教，不如說是神秘教（esoterism）。但是若依據此一廣義的標準，則古代宗教之大部分都可收入密教的範圍之內。若依空海所作的狹義解釋，則不僅台密很難入其範疇，連印度密教及其支流的西藏佛教（喇嘛教），也不能稱爲密教。

如果印度的密教，一如日本——擁有獨立的教團、可以闡明其教理之特質，則可以作爲標準。但是，由於印度密教是發展在一般佛教教團裏，所以很難從佛教之中將密教區別出來。不過，如能掌握一般所說的密教特色，則在佛教經典中，應該也可以找到不少。

2. 密教的語源

在規定密教的概念之前，我們先從佛教經典中，探討這個詞彙到底是如何地被使用着

「密教」一詞，很早就已出現在漢譯文獻中。它的首次出現，是在五世紀初譯出的『**央掘魔羅經**』裏：

彼諸衆生亦復如是（註二）。久習無我隱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諸邪說，去來現在不解密教。

這裏的「密教」，指的只是深奧之教。它與大智度論中之與「顯現」相對的「秘密」，用法相似。

菩薩雖應次佛（註三），以諸煩惱未盡故，先說阿羅漢。諸阿羅漢，智慧雖少，而已成熟。諸菩薩，智慧雖多，而煩惱未盡。是故先說阿羅漢。佛法有一種，一秘密，二現示（註四）。現示中，佛辟支佛阿羅漢，皆是福田。以其煩惱盡無餘故，秘密中，說諸菩薩得無生法忍，煩惱已斷，具六神通，利益衆生。以現示法故，前說阿羅漢，後說菩薩。

諸佛事有一種（註五）。一者密，二者現。

在這裏，所謂的現或顯示，是指爲劣根的緣覺、阿羅漢而說的小乘教；所謂密或秘密，是指爲大乘菩薩所說的深遠的大乘教，並沒有一般所說的顯教與密教的意思。

此外，「密教」或「密藏」等詞彙，也數度出現在唐代以前的漢譯經典裏。此即：隋、闍那崛多所譯的『一向出生菩薩經』（註六）、唐初、菩提流志譯的『一字佛頂輪王經』卷一（註七）、唐、不空譯的『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呪王經』（註八）、『五字陀羅尼頌』（註九）等經典。但是其語義也都如前文所說的，是指深奧之教。在唐初阿地瞿多譯出的『陀羅尼集經』卷十二（註一〇）中的「密藏」（或「秘密法藏」）一詞，有陀羅尼、印、壇法之意，與現在的「密教」用法，相當接近。雖然如此，但是出現在這些經典中的「密教」或「密藏」，還沒有被用來與顯教相對，也並未具有優位性的地位。

可以作爲與顯教相對的「密教」的文獻，是相傳由不空作釋的『總釋陀羅尼義讚』。

其中，將陀羅尼、真言、密言、明顯地開列爲法、義、三摩地、文等四類，卷末有如下之敘述：

如上陀羅尼（註一）、「真言、密言、明義、依梵文。復於顯教修多羅中稱說。或於真言密教中說如是四稱。或有一字真言乃至二字三字乃至百字千字萬字，復過此數乃至無量無邊，皆名陀羅尼、真言、密言、明。若與三密門相應，不暇多劫難行苦行，能轉定業，速疾易成。安樂成佛，速疾之道。」

此文中，明指密教不同於顯教，它是速疾成佛之道。此『總釋陀羅尼義讀』雖記爲不空「奉詔解釋」，但未必由不空譯出。其故如次：〔一〕不空奏上的『表制集』卷二所載的「三朝所翻經論請入目錄流行表」（註一二），並沒有該義讀之名，〔二〕『貞元錄』（註一三）收載有此『目錄流行表』之外的不空譯佛典，但亦未見載有此一『義讀』，〔三〕相當着意地收集不空所譯經典而持回日本的空海，也沒有將該讀之名列在『請來目錄』（註一四）之中，由此看來，我們不能認爲『總釋陀羅尼義讀』是不空所譯。而且，由於該讀不見有梵文原典或藏譯本，因此，也無法確知它的內容反映出何等程度的印度色彩。總之，縱使不空譯（或不空釋）的義讀中，出現過與顯教相對的「密教」的詞彙，也不能立即認爲顯密之說確實是起源於印度。

姑且不論經典中的「密教」，是否具有與顯教對峙的意義，但是，密教的歷史之開始於印度則是毫無疑義的。現存的梵文原典或譯自梵文的漢譯密教經典與儀軌，數量相當多。此外，大量收集直接譯自梵文經典與儀軌的西藏大藏經，其中大部分都與密教有關。因此，若超越「密教」這個詞彙的有無，及其意義之差異，則密教經典的成立史自是不得不在印度探求。但是，在漢譯或藏譯的大藏經中，被配屬於密教部的經典，是否都真是密教經典？此外，在一般佛教經典中，有無密教經典存在？這些問題，都頗值得注意。其所以有這類問題產生，是因為對於「密教」這個詞彙的概念因人而異的緣故。例如在漢譯大藏經中，將「金光明經」收在經集部（大乘經典中之一部），而西藏大藏經則將它歸屬在具有密教部意味的怛特羅類。這樣的例子，為數不少。

爲了確定語意並不明確的「密教」一詞，此下擬對外國人如何使用與理解該詞，作一探索。

3. 怛特羅教

漢字文化圈以外的人士常將密教稱爲秘教性的佛教 (esoteric buddhism)，或佛教中

之密教（*buddhist esoterism*）。近來，怛特羅佛教（*tantric buddhism*）（註一五），或佛教的怛特羅教（*buddhist tantraism*）（註一六）的綽呼，廣為一般人所使用。在印度大乘佛教的流派之中，名為怛特羅（*tantra密續*）的經典，曾取代了向來的經典（*sūtra*）地位。從八世紀左右開始，這種變動即極為明顯。甚至在印度教（Hinduism）中，也出現了名為怛特羅的聖典。亦即從此一時期以降，無論是佛教或印度教，都盛行怛特羅聖典。因此，外國的學者將產生怛特羅聖典的教派，稱為 *tantrism, tantricism*，與 *tāntrikism*。

若就怛特羅的語源而言，其原義為織布機（loom）、綫（thread）、直綫（warp）（註一七），但由此又衍生多義（註一八）。在『*kāśikāvṛtti*』一書中所用的「怛特羅」一詞，是由具有「擴展」語意的 *tan* 衍生出來的。其後，該詞被認為是出自含有創造或知識意義的 *tatṛi* 或 *tantri* 一詞而來，乃成為「知識因之而廣闊」的意思（註一九）。又，賈米尼（Jainini）在『*Sabara bhāṣya*』（*Mīmāṃsāsūtra*註書）中，指出「所作之事能予衆人利益者，稱為怛特羅」（註一〇）。從中可以看出，他意圖以宗教性

的機關總稱，互為因緣者也。

大體來說（Kauṭilya）在『Arthaśāstra』一書的第五章中，列舉三十一個主題（yukti），而題其書名曰Tantra-yukti。此書名「田持羅」具有論著之意。這點也可參（Amarakośa）（註111）也承繼此說。極撰羅（Śaṅkara）以為它含有哲學理論（Nāya）（註111）。此外，半米半阿笈摩（Kāmika-āgama）或以爲「處理有關實理（tat-tva）」、急經（mantra）等眾數之專項者，即是田持羅」（註1111）。這是將有關宇宙論理之專項，以及有關神秘性的語言之專項爲主題的書籍，稱爲怛特羅。因此，它不是與衆生有關的 smṛti 或 nīgama，而是屬於神的 syuti 或 āgama，可說已成爲吠陀（veda）的一個詮訛（註114）。

至於佛教方面，相當於『秘密集會怛特羅』（Guhyasamāja-tantra）第十八分的『秘密持羅』（Uttaratantra）廿，互持羅爲因、果、方便之相續者（註115）。亦即使因之衆生、果之佛，與教濟衆生之方便第三者聯繫不可分者，即是怛特羅。這種情形與其說是語源性的解釋，不如說是將佛教怛特羅的理念加以規納。這是將怛特羅附上了佛教

教性的新意義。

若依上來所述，所謂「怛特羅」，就是記載依極其普通的某種行法以獲得悉地（*siddhi*）的成就法（*sādhana*）之聖典（註二六）。怛特羅所處理的主題，包含有秘教性的瑜伽與對神的讚歌或祭式、儀禮及其理論，甚至是法律、醫學、魔術等等（註二七）。若從如此廣闊的視野來看，則怛特羅教與自古已行於印度的宗教行為與日常生活之大部分都有關連。

以上所述，是將古代印度人的共通文化的怛特羅教，附上了佛教色彩，而視之爲密教的外國學者的觀點。反之，多數日本人，則從向來的傳統佛教立場來考察密教，因此，認爲它是佛教之中，含有較強的秘教要素的一個教派。就這樣，日本人與外國人對密教的觀點頗有歧異，一直到戰前，雙方的研究幾乎分頭進行，互不關涉。

以真言宗與天台宗爲中心的密教研究，在日本國內已有漫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在國外，由於以現存的印度教或西藏佛教爲對象而作實地調查，並從事嚴密的原典研究，因此，對怛特羅教的研究已有相當卓越的成果。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各具特色，不應該各行其道。